

有一种萝卜叫“心里美”

□耿艳菊

第一次见它，是在多年前的秋天。那天傍晚，我从市场买菜回来，路过巷口时看到一群人围在一辆大篷车前，好奇心作祟，便凑上前去。原来是卖萝卜的，堆了一车。只是这萝卜好奇怪，圆墩墩的，蔓菁一样，还沾着褐色的泥土，一段青一段白，脏兮兮的，没有长条白萝卜的洁净。

卖萝卜的是一对中年夫妻，和萝卜一样不修边幅，散发着泥土的气息，头发凌乱，衣服皱皱巴巴。男人阔壮黧黑，木讷老实，勾着头一袋袋的过称。女人细瘦伶俐，笑盈盈地收钱找钱。两人配合默契。有眼尖心细的顾客挑剔，他们也不作辩解，一味嘿嘿傻笑。

一位阿姨颇富经验地告诉我，别看这萝卜看着不怎么

样，好吃得很呢。我手里已经提满了菜，也没看上这萝卜的邈邈邈的粗笨。但忍不住好奇，拣了几个。

回去后，洗净去皮，竟露出了紫红的内里，大红大紫，隐藏在素朴的表象下。太美了，我手中的刀迟迟不忍落下。找来一个白瓷盘，把它放进去，细细欣赏。曾经我很喜欢丁立梅的《萝卜花》，被雕刻成月季模样的萝卜，大概是胡萝卜吧。那样鲜亮的桔红，单看一眼，便已喜欢上了三分。不过也仅限如此，美丽展现美丽，太应当了。而这种紫红心的萝卜不一样，如果用它雕成木槿花，那该是一种绝妙的艺术品，对它生出十分爱。

我不是雕刻家，只好把它融进烟火里，化身为盘中菜。简简单单的切丝清炒，味道空前绝后，胜过以往种种吃过的萝卜。

然而就在我为邂逅这样美的萝卜欣喜时，却发现钱包不见了。左思右想，记起了在我付萝卜的钱时，手机响了，提的东西又多，慌乱之间，把钱包落在了萝卜车上。我看看表，已是晚上十点了，外面秋窗风雨夕，不知何时下起了雨。这钱包不会有找到的希望了，好在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，但心里仍然怅怅的不是滋味。

第二天早上，去市场买早点，经过巷口时，意外地看到卖萝卜的男人正站在那儿东瞅西望，手里赫然拿着我的棕白相间的格子状钱包。冷风拍打着他的衣服，裤腿上、右边的衣上尽是泥巴，一旁停着破旧的摩托车，也是泥水。不知道他从多远的家里赶来，路面湿滑，也许摔倒过。我心里一下子湿湿的，涌满感动。

他看到我，似乎长舒了一口气，把钱包递给我，讷讷地说，昨天你只顾走，我们喊你半天，你也不回头。当时又忙，没去追你，想着你一会儿肯定要回来找，可直等到天黑落雨了，你还没来。早上天不亮，我媳妇就把我叫醒来了。说完搔了搔头，孩子一样可爱。我们都笑了。

我心里着实过意不去，非要拉他去吃饭，他坚决不肯。掏出钱给他，他竟然急得脸红了，骑上车风一样远去了。

后来，我知道了这种萝卜原来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——心里美。诚如平凡的外表下，拥有着如金玉般贵气美好的内在。

(北京市通州区文学爱好者)

“你扫我” 变“我扫你”

让使用“场所码”成常态



秋天的多肉

○杨红苏

像一抹惊艳的彩虹
以至真至纯的方式
点亮季节
无拘无束无边无沿的做着秋天梦
看，那红色的花边
就像诗歌中最灵动的部分
心头披着锦绣
装扮成了自己的女王
那时
秋色温柔

这是风清露冷时的一道暖
花草树木落下的，都赐予了她
她默默坚强
只为等一个懂她的季节

秋天的多肉
就这样一点一点点亮了我内心的灯盏
似乎我也拥有了千山万水

秋天的平原上

○杨红苏

当季节点燃秋火
平原上便出现了留白
蓝天铺下的心事
席卷着大地，直抵天际

绽放柔情的棉桃
像花瓣一样甜蜜地拥抱着
一旦敞开心扉
便会倾吐出母亲般的疼爱

棉花总是习惯用果实和纯洁
让大地真相大白
并纺织出东方的云霞蔚蔚

在秋天的平原上
棉花就是一个温暖舒适的国度
和梦
(河南省濮阳市文学爱好者)

共
创
文
明
城
市

共
建
满
意
枣
庄

总编辑
褚洪波